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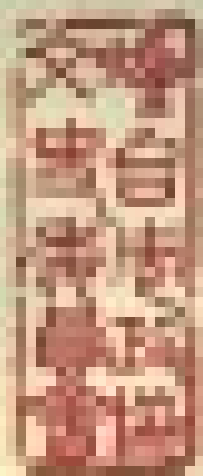
烟台市文史资料

第二辑



國朝年表

卷之二



烟台市文史资料

第二辑

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九月

目 录

第一次解放烟台之战·····	仲曦东 (1)
我在战斗的中国	
——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	
·····	小林清 (11)
烟台海军学校的始末·····	陈文会 (70)
蒋介石分化吞灭刘珍年部的前后·····	韩仙房 (76)
我所知道的“胶东王”刘珍年·····	李炳藻 (102)
刘珍年生平简介·····	张宝琳 (114)
张裕公司二三事·····	朱 梅 (133)
烟台政记轮船公司简史·····	叶春堃 (141)
烟港琐记·····	莫福如 (148)
关于烟台建港史料来函摘登·····	韩肇连 (160)
烟台蚕丝学校与胶东柞蚕业·····	倪托山 (165)
全兴义鱼行·····	刘心同 (173)
烟台芝罘中学回顾·····	李匡惠 (180)
益文学校和益文商专补阙·····	陈耀宗 (192)
烟台恤养院的历史变迁·····	张楚同 (198)
烟台广仁堂纪闻·····	臧颂耀 (218)
烟台十年的话剧活动·····	于寿斌 (229)
烟台青年话剧社和河山话剧社·····	翟辛灵 (239)
烟台同乐会的缘起和剧界零闻·····	傅志鉴 (244)
烟台奇山所往昔忆·····	张星坡 (253)
反动组织“圣母军”在烟始末·····	李化腾 (259)
龚易图与小蓬莱·····	翟辛灵 (264)

第一次解放烟台之战

仲 曦 东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烟台是日、伪军侵略胶东地区的重要基地之一，对胶东地区来说，则是主要的基地。因为青岛和潍县，固然也是日、伪侵略的重要基地，但不是专对胶东地区的。

烟台又与辽东半岛的旅大隔海相呼应，更增加了它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这在抗日战争及同美、蒋的斗争中尤为突出。

在抗日战争漫长的岁月里，烟台是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分管的。但由于同东海区相毗连，因而东海军分区也负有对烟台之敌进行侦察和政治攻势之任务。

到1944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发出了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据此，胶东区党委和胶东军区决定组织烟台工委和烟台大队，由区党委和军区直接领导。北海和东海两海区仍要继续作烟台的工作。

※ ※ ※

经过1944年秋季反蚕食斗争的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东海军分区的部队，在胶东军区主力部队之一十六团的支援下，第二次攻克了敌伪重要据点水道，全歼守敌。这一重大胜利，鼓舞了我军民的士气，震动了东海区各据点的敌伪

军，可以说敌伪惊恐万状。我分区独立团和各县、区武装，乘胜开展了猛烈的攻势，兵分两路：一路由我率领，由水道北上，先拔除牟平城以南和以东各敌伪据点，多数经我政治攻势而迫使伪军投降，得手后，经文登城进军威海地区；一路由张少虹同志率领，首克文登城，追击逃敌，在威海郊区同我会师，横扫牟平、昆嵛和文（登）、荣（成）、威（海）之敌，最后导致荣成伪军滕品三率部起义，我遂解放了荣成。一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共克复了敌伪据点四十二处。当时东海地区敌伪只剩下威海、牟平城、石岛和龙须岛四个据点。不久，威海刘公岛伪海军郑道济等人率部来编。是年末，我又攻克了龙须岛敌军据点。至此东海区内仅有牟平城、威海、石岛三个敌伪据点，内地已全部解放。这时我军部队有了较大的发展：滕品三起义的部队与我军分区所属的三个营合编，组成了东海独立团，正式成立团部。原来独立团并无团部组织，这次建立了团的领导机构，由滕品三任团长，张少虹兼任政委，王克尧（外号王大头，随滕品三起义的）任参谋长，常勇任政治处副主任。后来军区又派官俊亭任副团长，1945年常勇同志升任副政委，主持团的日常工作。

在日寇投降前的一段时间里，由官俊亭、常勇率独立团的一、三两个营，同时指挥牟平、昆嵛、乳山三个独立营，在牟平城周围活动，对牟平之敌开展攻势活动。

这就是日寇投降前东海区的军事形势。

这时东海军分区的领导成员是：司令员刘涌，政治委员仲曦东，副司令员于得水，参谋长张怀忠，政治部主任张少虹。

※

※

※

我是1944年末奉命到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的。1945年8月15日晨，当日寇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大家振奋异常，欢欣鼓舞时，校部通讯员来找我，说：“许世友司令员要你听电话去。”

我去接了电话。

许司令第一句话问我：“仲曦东，你在干什么？”

我答道：“在学习啊！”

“什么时候啦，你还在学？”

我笑着回答：“叫学就得学呗！”

“鬼子投降了！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这么大的事还能不知道！”

“知道了还说在学习！”

我笑了，没说什么，估计他要我干什么，等待着他的指示。

“听我告诉你，军区决定，要你们东海军分区负责去打烟台和威海。已经命刘涌、于得水和地委书记梁辑卿率东海独立团一、三营、乳山、昆崙两个独立营和烟台大队攻打烟台；牟平独立营继续包围牟平城之敌，不让它回窜烟台。张怀忠和张少虹率东海独立团二营和威海、文东两个独立营攻打威海；荣成独立营相机攻打石岛。主要是先打下烟台和威海……听懂了么？”

“懂了。”

“烟台方面有刘涌、梁辑卿、于得水，还有滕景禄（工委书记）在那里，我看可以了。你先赶到威海前线去，打下后，党、政、军、民你暂全权负责……你有什么意见么？”

“没有，什么时候去？”

“马上就去。”许司令以他素有的果决口气说。

“好的，我立即到军区去……”

“来干什么？不要来啦，就照刚才说过的那样办，赶快走！进城后要特别注意政策。”

“好，我交待一下就动身！”

“交待什么？打仗第一。”

“是！坚决照办。”

因为我是支部书记，又是党校总支成员，不得不作必要的交待。我一面让警卫员备马，准备尽快动身，一面向校方和支部作了简明的交待，随即跃马奔向威海前线去了。

※ ※ ※

十五日晚，到达分区机关驻地——于疃，地委、专署同驻在这一带。当晚我应大家的要求，作了一次形势报告，着重讲了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形势与任务。

十六日晨，又向威海赶路，到达威海南口子分区指挥所时已经黄昏了。

这时，张怀忠和张少虹同志正主持攻击部队和武工队、民兵队长开会，部署进攻。因得悉日军即将撤退，故决定迅猛进攻，收复威海。

二张向我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和进攻的具体部署，我完全同意，并作了简要的讲话。天已黑了，随即发起了攻击。

威海之战打得很顺利，十六日夜间已完全占领全市，肃清了残敌。

十七日晨，威海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如孙青田等就出面欢迎，祝贺我军解放威海。我根据区党委和军区的指示，向他

们宣布了我党的城市政策，并以警备司令的名义布告安民。

许多新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急需重新学习，正确处理。因非本文的主题，故不详谈。

威海解放了，烟台之战进展的并不顺利，争夺的很激烈。敌伪不但不肯投降缴械，而且对我围攻部队反击的很厉害。

当时敌我的态势是，日军集中驻市内地区固守东西卡子门（炮台）和葡萄山、玉皇顶要地。我军占领烟台南部的大山，控制了东西两个主要口子——世回尧口子和丈八口子。敌人防守的重点在东部，我们攻击的重点也在东部，这同日军驻在市内地区有关系。对日军来说，保住了东部的制高点，就可以苟延残喘；对我军来讲，攻下了上奇、葡萄山就可以攻东炮台，直接打到敌军的要害，同时又可分割烟台与牟平之敌，便于各个击破。这就是为什么烟台之战，东部是重点，争夺最剧烈的原故。

日寇虽然宣布投降了，但拒不向我军缴械。该由谁接受日军投降缴械，也就是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应该属于谁有，是我党同国民党当时斗争的焦点。这时伪军都摇身一变，换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旗号。他们为保住烟台这一重要的战略阵地，拼命挣扎，妄图延迟时日，等待美蒋来援。这从后来美蒋军妄图重返烟台的情况，更是昭然若揭了。

烟台之战所以打得艰苦，除上述主要因素外，还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有关。敌人的兵力无论数量和装备都比我军强许多。

敌人：日军一个大队。伪军除白书普的保安队外，蓬莱的郝铭传部、福山的张立业部、牟平的纪邦银部，先后撤到

烟台；加上早受日寇豢养的土匪孙振先、匡玉洲、陈煜等部，通通加在一起，约五千多人。

我攻击烟台的部队总共恐怕只有两千人左右：东海独立团一营（营长郑珊在党校学习，教导员贺仁，副营长许万昌）、三营（营长徐元彬，教导员杨家华），这两个营比较大，每营五百多人；乳山独立营（营长崔云龙，副政委丁山，各县独立营的政委都由县委书记兼任）、昆崙独立营（营长王清潭，副政委刘江）、牟平独立营（营长田夫，副政委王亚明）和烟台大队（大队长李启明，副政委孙亮平）。除烟台大队人员略少外，其它三个独立营，每营人数都在三百人以上。单从数量上看，大致是敌二我一，数量上敌众我寡，政治上我胜敌败，政治上的优势足足补救数量上的劣势。

由于我攻烟台的兵力不足，经烟台前线同我们商量并经军区批准，决定由张少虹同志率独立团二营五连于十九日由威海增援烟台。原想从陆地走，计算起来要费时两日，乃决定乘船去。原拟用汽车送张少虹几位同志先走，他坚持与部队同行，一起乘船。他已写有专文，不重述。

也是在八月十九日早晨，被困在牟平城之敌伪军，强行突围向烟台逃窜，与我牟平独立营发生激战，营长田夫同志英勇牺牲，我独立营未能阻止敌、伪的逃窜。田夫同志是一位很有作战经验也很勇敢的老同志，对他的牺牲，我们深为痛惜！他是我军攻打烟台作战中，牺牲的唯一的营级干部。

牟平逃敌，当窜至烟台近郊时，与烟台守敌相配合，向我进攻烟台东侧的主力部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使一营处

于腹背被夹击的地位。我军与进攻的日寇进行了肉搏战，终于打退了敌人，保住了既得阵地。这一仗是解放烟台作战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常勇同志负责指挥，团长滕品三也在场。在一营副营长许万昌同志直接指挥下，打的很英勇很漂亮。后来他在东北作战中牺牲了！他原是一营一连的连长，阎川野作指导员，两个人都是以能打仗著称的，后来两人同时被提为一营的副营长和副教导员。打烟台时，阎川野因在抗大学习没参战。

八月十九日战斗后，我二营五连到达了烟台，尔后牟平独立营也来了（注），都加入了攻烟台的战斗序列中。

这以后的几天里，战斗不断，但无大进展，基本上处在对峙的僵持状态。

八月二十二日晚，接军区电示，要我把威海工作交待一下，尽快赶到烟台前线，参与指挥解放烟台之战。

接电后，我立即召开了会议，商定威海的党政工作由东海区副专员于洲同志负责，军事工作由张怀忠同志负责，并报告了区党委和军区。由于牟平城已经收复，为了争取时间，我第二日晨坐汽车去烟台。

※

※

※

二十三日晨我从威海出发，由于旧车加破路，到达烟台世回尧口子东山分区指挥所时已经正午了。时值盛暑，炎热异常。

立刻同刘涌、梁辑卿、于得水、滕景禄、张少虹等同志交谈起来，不久，官俊亭、常勇同志也过来了。

当面的情况是这样：

拂晓前张裕公司的大小姐张世禄（我地下工作者）爬到

东山上，报告日寇已经上船逃跑，伪军头子白书普也要跑，我军得此情报后，立即发起进攻。伪军拼死抵抗。我已占领上存东山制高点，打下了南山（葡萄山），一个小分队曾乘胜冲到市区四马路，伪军顽强抵抗，我分队撤回南山。后来敌军又向我扼守南山部队猛烈进攻，战斗虽仍在进行，但烟台外围各高地已全被我军占领了。

张世禄是张裕公司创始人张振勋的孙女，抗战后期曾随其母到我根据地住过一段时间，后又派回烟台工作。用梁辑卿同志的话说：这孩子不简单，她冒着炮火爬上山来送情报，把丝袜子都划破了，很是勇敢的。她提供的情报很重要，也很及时。

白书普部上船的情况，在山上用望远镜已可看出个轮廓。

当前的紧迫问题是：要迅速把进攻我南山之敌歼灭或打退，要乘胜追击，向烟台市区守敌发起进攻。

照这个意图给占领南山的三营和攻烟台部队下达了命令。

不久南山战斗结束了，我担任攻击的各部队也开始了进攻，却遭到顽强的阻击，加之天气炎热，中暑倒下的达数十人，不得已乃下令暂停攻击，调整部署后再攻。

这时，三营教导员杨家华同志来到了分区指挥所，报告刚结束的战斗实情：原来是伪军穿着日寇的军装，用的全是日寇武器，冒充日寇，共约二百余人，向我军猛攻。被我打垮后，我部队积极出击，除遭受敌人拼死抵抗外，主要是水供应不上，天气又特别热，连续战斗，战士体力难以支持。

敌人的反扑，显然是掩护其大部队撤退的战术动作。

如果不是受各种条件限制，立即发动总攻，战果该可更大些。

经研究：要把独立团一、三营和二营五连集中起来，从正面向烟台市区进攻；三营和二营五连先攻占毓璜顶，尔后直取伪道尹公署；一营及昆崙独立营（？）经四马路抢占烟台山，占领码头，切断敌伪从海上撤退之路。东西卡子门先不去打它，由独立营和烟台大队把它控制起来。

黄昏时发起了总攻击。

各进攻部队发展都较顺利，有些不太大的战斗，多属未及撤退之敌同我进攻部队遭遇，一触即溃。

到二十四日凌晨，残敌已被肃清，烟台完全解放了。

解放后同美蒋的斗争，包括打下美国飞机、反对美军登陆、崆峒岛歼灭国民党张立业部的战斗，都是以后的事。

第一次解放烟台之战的概况，就我现在收集到的材料和记忆所及，大致如此。

当年指挥攻打烟台的地委和分区领导干部地委书记梁辑卿同志、司令员刘涌同志、副司令员于得水同志都先后去世了，幸存者只剩下我和张少虹同志俩人，张少虹同志曾写了一篇《遥望烟、威忆当年》的文章，记述较细，刊于《胶东风云录》。我是总攻击那天中午才参与指挥的，虽然当时对经过的情况都知道，但毕竟不是亲手处理的，记忆自然不那么深刻。因此，本文对战斗细节，都没多写。我想，请当时东海独立团的领导人官俊亭、常勇同志，请参战的各县独立营的领导同志，或其他同志们来写，更为合适些。这是我的建议，也是对这些同志的期望。

1983年5月21日于北京

注，

牟平独立营后来是否直接参加攻烟台战，我记不清了。

我在战斗的中国

——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

小林 清

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我整整六个年头在胶东，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抚今追昔，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深有感触。现将这段亲历记述下来，献给读者。愿中日两国人民更加亲密友好，为反对霸权主义作出新贡献。

被征入伍 侵略中国

一九一八年（日本大正七年）四月，我出生在日本国大阪府松原市三宅町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小林熊太郎，开设一座简陋的小饭馆，叫“一二三料理屋”。母亲除协助父亲作生意外，还得照料家务和孩子们。我兄弟姐妹八人，在男孩子中间我排行老三。大哥二哥都在外地上学，家里活比较多，我放学回家就得帮母亲干些家务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在中国的芦沟桥发动侵略挑衅，激怒了中国人民，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政府在国内加紧征兵，开赴中国战场。一九三八年初，我被征召入伍了。这时我是大阪实业学校酿造专业二年级生。父亲原

指望我毕业后，帮他把饭馆兴旺起来，我被征兵使他的幻想破灭了。入伍后，我在日本帝国陆军大阪十二师团当下等兵。

日本军队的训练是极其严格的。早晨起床号一响，必须在五分钟内穿好军装，带上枪支弹药到操场上集合，然后全副武装急行军十余里，谁也不许掉队。回到营房马上搞清洁卫生，打扫厕所，除作好自己的外，还得替教官、老兵们干。十五分钟的吃早饭时间，得先给军官、老兵盛饭，然后才能自己吃，时间一到，就是吃不饱也得放下饭碗走出食堂。

上下午都是军事训练时间：射击、搏斗、拼刺……。负责训练的教官叫青木，是一个有二十年军令的老兵，此人训练要求极为严格。有一次在实弹射击中，我和另一名士兵有几发子弹没有中靶，他便斥责我们不用心射击，在战斗中不能打死敌人，有辱皇军的荣誉，要我们“对枪陪罪”。逼迫我们对着枪架上的步枪行军礼，并要大声说：“三八式步枪，我对不起你，因为我不努力练习射击，未能命中，玷污皇军荣誉，请原谅我，下一次一定努力命中。”“陪罪”后，教官又恶狠狠地骂我们“你们将来不能打死敌人，敌人会打死你的。为了使你们永远记住这次教训，每人再打二十记耳光。”按照日本军队中的处罚办法，我和那名士兵笔直地面对面站正，互相用力抽打对方二十记耳光，脸打肿了，眼泪吞到肚里。打完耳光后，教官再问“你们记住了没有？”我们还得赶快立正回答“记住了。”集体操练时，一面唱军歌，一面操练。军歌唱到声嘶力竭，操练直到精疲力尽。

晚饭后，教官向新兵进行法西斯教育，灌输军国主义的

黷武思想，大和魂对外民族的仇恨，武士道忠君爱国的精神。要我们效忠于天皇，效忠于大日本帝国。要我们在战场拼命作战，如果负伤或被俘，就要切腹自杀，保持“大和男儿”的气节，为国捐躯。

临睡前，还要立正大声背诵步兵操典、典范令和军人敕諭等。

按照日本军队的惯例，老兵对新兵有管教权，他们是军官的得力助手，新兵入伍都要分配给老兵教管，听老兵的命令，给军官、老兵执行勤务，从擦枪、洗衣服、叠被褥，到擦皮靴等等。

我原来是个学生，对于这样严格的、机械的、屈辱的军队生活很不适应，受不了军队的劳苦和处罚，不到半年就病倒过两次。但是他们却不准休息，还要带病参加训练。

经过半年多的军事训练，逐渐地适应了兵营生活，我成为一个合格军人了，被分配到秋山旅团，作好了开赴中国战场的准备。

战场被俘 获得新生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在大阪港口与父母、兄弟姐妹洒泪别离，登上六千吨的“赤城”号军舰驶往中国。“要多保重啊……”母亲失声痛哭，再也说不下去了。父亲含泪嘱咐：“在战场上不顾自己，要多效力天皇陛下。”这次送别变成了永诀。从此，我再没有看到我的亲爱的家人。

航行三天，军队在中国青岛港登陆后，我被调到机枪射手训练班学习日本轻机枪和掷弹筒的射击技术。训练班共有二十挺轻机枪、四只掷弹筒，供学员们实地操作。我在这里